

散文 佳作 韓昌弘

個人簡介：國立中興大學食品生物科技系博士班五年級

2020 台南文學獎 小說組首獎

2019 中興湖文學獎 佳作

2014 美國馬鈴薯創意料理，銅牌獎及評審特別獎

2010 澳洲奔富侍酒師大賽，台灣區第二名

---

## 貴姓大名

族譜學的老師說：「漢朝以前"姓"、"氏"源頭不同，"姓"從媽媽來。」

當時各族戰亂敵對，狩獵游牧生活險惡，父親離家後就杳無音訊不再歸來。另外收繼婚制裡，也無從考證孩子的爸爸們到底是誰，於是跟著媽媽姓，便成了唯一可靠的家庭標記。

游牧獵集轉為農業生活之後，男人開始定居一地，穩定生活帶來枝葉繁盛的子孫，父親使用了自身的"氏"加在奶奶的"姓"後面，開始有姓有氏的稱謂，有姓氏的男人得以炫耀自己事業有成，家族人丁興旺，跟遠處老家的兄弟們有所不同。

很快母系轉成父系，父系又成了父權。於是孩子全成了爸爸的附屬品。漢朝之後姓氏合一，自此"氏"取代了"姓"，孩子便不再繼承媽媽的"姓"。而"氏"再出現的時候，便隱約地有了兩種意義。如果用在男子名，便是個權勢人物，但用在女子名，卻暗示著她並不需要正式稱呼，只是屬於某個男人的財物。

帶著敬意稱呼權貴的"氏"，隨著潮流而由朝鮮、韓國沿襲而用。彼地職場官場敬稱對方時，必須在完整的姓名後加上"氏"（씨）以示恭敬，這樣的稱謂像是「李忠熙氏」，「金智英氏」或簡單冠上姓而敬稱為「朴氏」、「崔氏」。

而隱約把女人當財產，寫進女孩姓名的"氏"，傳到中南半島後，被轉為墊字"氏"(thì)，再加了名，便成了「阮氏玉映」、「武氏恨」、「黎氏鳳」……，這樣的女子名在當時十分時髦，便在南越王國廣泛傳開。

除了北、南兩個半島上，大陸上也有許多用著"氏"字的女子，使用這個字的婦人，大多來自平民家庭，因不識字也沒有正式姓名的需要，有這麼一天在書寫文件或戶口申報時，迫切需要一個完整的名字，便合併了丈夫和父親的姓，再補上"氏"，湊足了字數解決了挑字取名的困難，而出現了「韓潘氏」、「陳王氏」、「趙李氏」……等等的名字。

多國文化匯集的台灣，彼時的婦人名除了來自中原的"氏"字，還有更時髦的"子"字，如「杏子、美子、麗子」，除了對女孩的期許，也暗示著長輩曾與日本通商，或受過日式教育，是個有身分有地位的家族。

找不到合適的字用來稱呼，並不是鄉下老奶奶才有的困難，三個華文組成的名字並不適於喊叫，於是長輩又把小孩的姓名減縮成單字，再加上適當的發語辭用來呼喚。於是閩粵語系的「蔡 X 宏」變成了「阿宏」，「賴 X 惠」變成「阿惠」，如果再往北邊內地裡走，常見的明、雄、君、秀，佳就改用了"小"字作發聲，成了「小明、小雄、小君」，還有某些備受疼愛的小孩，用著疊字像是「秀秀、佳佳」，呼喚時透著長輩的關愛與親切。

鄉下辭彙不多，名字又多有重複，很快這樣的方式便混淆不清，這時又會加上職業或住處，才能分辨出同名的大人小孩，於是便常聽到「修車的阿宏、後庄的阿惠。」而有些職業、住址結合的人物，像是「東門殺豬ㄟ、鐵路站長伊老母」，遠比真實的姓名更生動，最後便完全取代了名字，變成了大家公認的稱呼。

從潮州、泉州移居到南洋和台灣的閩南家族女孩慣用"淑"或"怡"，而男孩就是"國"、"明"還有"雄"。而我念國中時班上兩位五官立體，黝黑健美的高挑女孩，叫做「玉妹」跟「丁蘭」，外貌跟姓名有著明顯差異，後來才知道她們是原住民血統的客家女孩。而鄉下戶政單位在幾十年前新生兒登記戶口時，開始勸阻家長把小女孩取名叫做「罔市」、「罔腰」（不太想養的孩子），或其他更不雅的名字，而長輩中還是有位圓臉大眼，永遠帶著笑容，好看的婆婆叫做「市春」（冗員般的孩子）。也有算命仙或乩童奉神明指示，要求家長把男孩取名為女生名字叫做「麗嬌」、「美美」，甚至有些留長髮穿上裙子，讓上門討債的鬼神遍尋找不著家中的男孩，如此才能順順利利長大成人。

不只姓名的用字可以看到出身或族群，姓名字號的使用也有遠近親疏的關係。民初之前，"名"是長輩所給，如果是枝葉繁茂的大家族，還必須排上族譜，於是三個字的名，便只剩最後一個字有所選擇。而"名"是長輩第一次的賜與，也是面對長輩時使用的自稱。而"字"則是成年後，長輩第二次賜與，這次則是關心晚輩志向及期望，而"字"則讓更晚一輩使用的稱呼。

我是個外省小芋仔，卻因學藝的師門類別，長時間都在台北「五木」、「條通」，這些慣用閩南語或日語的地方工作，雖然聽、說無礙，但很快就會因為大舌頭的突兀音調，被人察覺而被改喚作「瓦腥辣」(外省仔)。

這個綽號好記好用，不多久眾同事便忘了我原名，通常到新工作第二周，會計就會把出勤卡上原來的姓名劃掉，寫上了「外省」以利於辨認。同樣的原因也套用在一個來台依親的香港洗碗工，因為口音這女孩被喚作「更當 A」(廣東仔)。於是那間飯店裡便有了兩個沒有名字的人，而這綽號提醒著我們異鄉人，其實你並不屬於這裡。

事實上「瓦腥辣」，才真是個好記、好用的名字，因此又隨著我去了許多地方。為了省事也希望討好同事長官們，我開始介紹自己叫做「瓦腥辣」。直到二十歲時憑著手藝，終於擠進了高級的環亞商圈當廚師，就在某天大門口拜拜時，因為錯站主位的疏失，被前輩吼著「X! 瓦腥辣，你衝三小!」(外省仔! 你在搞什麼鬼!)。恰巧也有幾個外省貴客正走進大門，這狠狠地一句「瓦腥辣!」，貴客先吃驚，接而怒目相視，美好氣氛當下就冷凝成冰了。

為了避免尷尬事情再次發生，也曾是紅牌的副總聽過客訴，又端看過我的面相後，便在簽到卡上劃去了「外省」這個惹出事端的綽號，接著親筆御賜了——「大樹」這個符合身高外型，還帶著點胭脂味的稱呼，自此這個帥氣的名字便取代「瓦腥辣」，跟著我走完了餐飲的時光。

除了鄉土小名，台灣曾經流行信奉天主教，家人都會在孩子出生時送去受洗，順便可以換袋米，於是我還有時髦的教名"Augustine"。根據天主教聖徒傳記，聖人 Augustine 是個剋父母的懺悔者。而後來我也如他一樣剋了雙親，也被送到金山的修院去懺悔，但是聖者的名字十分熱門，修院裡許多懺悔中的前輩早已登記占用。幸運的是，我難耐修院的平淡生活，加上台灣正在經濟起飛，外面的世界多采多姿，很快便逃出修院到了西餐館學藝。

西餐廳是個時髦的地方，對男孩來說是份極致尊榮的工作。而為了讓國外佳賓感覺親切，也為了高級餐廳水準跟格調，餐廳跟飯店規定著清潔工或門僮都必須有洋名。但員工不可以用拗口難念洋名。除此，總字母數不可以超過五個，音節不能超過兩個。所以在簡單的抗爭及快速的失敗後，我便被從 Augustine 改成 Gus。而那天幫我輸入員工資料的菲律賓混血主管，可能是教育程度不夠，更有可能是故意的，就把 Gus 改成 Guse。這個拼字的正確念法就是 Goose 或 Goo-say。在那個沒有 FB 跟網路可以玩的時代，一點點的錯誤就是眾人歡樂的泉源，而這個新進的高個小廚師，居然叫做呆頭鵝

(Goose)的事情，很快就從樓上一路傳到地下室，之後無論我如何據理力爭——「我是Gus！」，但所有人都只記得我叫做呆頭鵝了。

隨著年歲漸長，也逐漸獲得同儕的尊重，高級知識分子不會拿名字取樂，但同事們的洋涇濱發音又把Gus叫成Gas(氣體)、Guts(腸子)、Gut(膽子)，所以已經習慣各種稱呼的我，總總順勢的自我介紹「大家好！我叫做Gus，就是欠什麼要補什麼的Guts。」而諧音的弦外之義並沒有就此停歇。十幾年前因為台灣越南文化語言都相似，所以越南語的使用便快速在台灣成長，普及率便僅次於英語，成了台灣最常見的外語。越語不但容易學習，大量的越南同胞移居到台灣落地生根，而台灣同胞也移民到越南枝繁葉茂，很快我也加入了學習越語而準備掏金的行列。在我第一次用著苦練許久的流利越語說著 "Xin chao cac ban, nẵm tōi là Gus....." 「各位好，我叫Gus……」聽到標準的越南語，當地仕紳和越南同事們都露出了奇異的微笑，幾個沒有心機的越南年輕男孩，愣了幾秒鐘後便開始捉狹輕輕地說著 "Gus? Gà?, Ông Gà?" 「他是小雞雞先生？」於是等不到介紹專長和豐功偉業，嘉賓就像水庫洩洪般全都笑翻了天。

不知道是什麼原因，許多的大人物也都有名字諧音的問題，但身為下屬必須非常小心地唸出來。曾經有位大公司的董事長，因為某種原因，被他的長輩取名為 Paul Hsien。而身為下屬小職員的我們，必須非常小心地念出這個名字，不能有半點笑容，而聽的人也要戰戰兢兢地揣測著：「你到底是在聊 Paul Hsien 呢？還是在罵 Bull shit 啊！」

這樣可怕的名字，就在某年尾牙餐會前，頂大外文系畢的女主持人在對稿念名字時，也發生了困難，她先皺眉頭召喚了持有綠卡的ABC，接著美籍華人，最後純種美國人來確認發音。在確認發音的過程，幾位本地碩博士建議，不如改用中文，或單稱英文名就能避開這個困難。而高學歷美麗主持人卻誤會成是嘲諷跟鄙視，於是堅持並確定發音無誤之後，尾牙終於開始了。

就像莫非定律所說，越是小心避免的錯誤，就一定會發生。正當眾人吵鬧入座之時，眾人清清楚楚地聽到主持人慷慨激昂地喊著：「讓我們用最熱烈的掌聲歡迎 Dr. BULL SHIT！」沒有半個笑聲，沒有半個人講話，沒有人夾菜，沒有人拉椅子，時光凝結，衣著單薄的性感主持人嚇傻在舞台，而身軀龐大的董事長 Paul Hsien 正緩緩起身慢慢朝她走去。

根據教科書所述，人類對自己稱呼主要是驗證自我存在跟期望，而別人對我們的稱呼則是此人在他心中的評價，因此不論是大人物還是老百姓，我們從姓名、乳名開始，直到人生結束之前，便換了一個又一個的稱呼，仔細看看一個人曾擁有的稱呼，便隱約的知道了他的過去跟現在。

古代君王或名人離開塵世之後，還要再由後人評斷功過，再添一個列冊入廟用的稱呼，而這諡號跟廟號在帝王盛世的時候，是個歌功頌德的最後機會，但卻隱隱約約暗示著，那幾十個字是臣議君、子議父的人生總評。而漢儒系統最後幾個皇帝，中國的「宣統帝，愛新覺羅氏溥儀」及越南的「保大帝，阮福暎」，並沒有追封稱號，也許空白就是這兩人顛沛流離一生，和結束君主世代最貼切的人生總評吧。

我非大師或皇族，沒有任何豐功偉業能讓人留念，也無需要作人生總評，但是我要在最後歸宿的瓷罈、大理石罐刻上這樣的姓名稱呼：

——「台南人氏。教名懺悔者奧斯丁」、洋名「鵝腸子氣」、閩號「外省仔」、越號「小雞先生」，別名「大樹師傅」。

我知道親人會抱怨，而禮儀師則會勸阻：「字多又很怪，這要加錢！你挑幾個就好！」

而我會堅持：「不行！——這長長一串名字，是我短短精采的一生。」

=====

## 評語

**吳鈞堯老師：**

發揮雜文的淵博特質，以名字抒發來源、歷史、生活與社會意義，有詼諧探討名字，也有嚴肅檢驗生命本質，在徵文中顯得特別。